琴台客聚

高明老千騙你一世

潘國森

「老千」是粵方言詞，即「騙子」的別稱。有些老千精通騙術卻無力善後，讓受害人終生痛恨，凡聽到老千的名號、見到老千的身影，必定用上最惡毒的語言咒罵其祖宗十八代。最高明的老千則高枕無憂，他騙光了你全副身家，甚至有時連你最愛的人也給騙走了，你還要對他一輩子感恩戴德！這才是老千界中的翹楚。古龍小說《多情劍客無情劍》的龍嘯雲就差了一點點，他曾經騙走了主角「小李飛刀」李尋歡的愛人林詩音和李家全部家業。只是最後真相大白，李林兩人都知道龍某是個大騙子。龍嘯雲這個角色，只算是一百分之中考得90幾分，未夠完美。

美國總統林肯（Lincoln，1809年-1865年）長期被吹捧成為該國，甚至全世界最偉大的政治領袖之一，有「解放黑奴」的勳業。實情是他在任期間發表過《解放奴隸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給南方脫離聯邦各州的黑奴獲得自由人的身份，北方各州仍可蓄奴。美國針對黑人的「種族隔離」（Racial Segregation）政策，要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才算全部廢除。到了今天，美國社會仍有歧視「非裔美國人」（對美國黑人的政治正確式稱呼）的潛規則。只見執法人員過用武力錯殺黑人，幾何有錯殺白人？

至於《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則在1882年立法，超過一甲子後的1943年才廢除，當中個別條款仍擾攘了一代人，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才算擱清。踏入廿一世紀美國國會才為過去排華而公開道歉，但沒有任何形式的賠償。

林肯總統有一番名言，譯成中文大概是：「你可以永遠愚弄（欺騙，原字為fool）一些人，以及一時愚弄所有人；但不可能永遠愚弄所有人。」這可不是「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嗎？

如筆者這類二十世紀下半葉在香港長大的中國小孩，從小就在中國語文課的「美國故事」中，長時期受到來自英語世界對全球小孩的洗腦教育。什麼華盛頓砍櫻桃樹、林肯解放黑奴……都深深植根在我們的腦海之中。歐洲殖民者在美洲新大陸屠戮最慘的是原住民（即所謂「印第安人」），他們守護祖先傳下來的土地，因不屈服而受到更殘酷的「種族滅絕」（Genocide）。中國人在清末移美，是受列強宰割之後經濟崩潰，不得已到太平洋彼岸求生；非洲人則半因歐洲人侵略、半因部族鬥爭而被大批當如牲口般賣到大西洋彼岸為奴。華人和黑人沒有反抗的條件，只能在美洲新大陸委曲求全。這些醜惡的美國歷史常被刻意塗抹掉，有些人永遠受愚，一如林肯總統所說那樣。

近年美國主導的西方世界政治宣傳，不斷誣衊中國政府在新疆實施針對穆斯林的「Genocide」，也是「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事實上過去幾十年該區穆斯林人口持續有增長，哪有愈「殺」愈多的道理？倒是美國及其盟友長期在北非西亞對穆斯林「種族滅絕」。親中國穆斯林而仇阿拉伯世界穆斯林，是很奇怪的思維方式。還能愚弄世人多久？

人生憑闌處

食魚記

童心

吃魚這件事，跟年齡也是有關係的。

兒時，喜歡吃整條的魚。從記事開始，每個星期至少有3日有魚入餐的。母親做的紅燒魚外焦裏嫩，湯汁的香氣引得鄰居誇讚，時常上門「取經」，討教做紅燒魚的秘訣。我也極其好奇，便盯着母親買魚和做魚的過程。久了，也便看出些門道：買魚時，不能選太大的，往往1斤左右，「太大了，口感差，咱家的鍋也只能放這麼大的魚，入味也快些」；整理好魚後，不急着下鍋，要有點耐心去調配料，醬油、蠔油、料酒、香油，再加上鹽和雞精，母親的手就像是天然的秤，一捏、一抓、一舀，就八九不離十了；再之後就要看刀工了，母親會在魚身兩面各刮上幾刀，漂亮的十字花紋交錯着，煞是好看，「料酒的味道可以從這些紋路中入進去，既除腥，又提鮮」。

母親說這些時，手裏面並沒有閒着，她已經打開火將油燒至七成熱，將魚炸一炸，就撈了出來。我問母親，為何不直接將湯汁和水倒進油鍋裏。母親告訴我，那樣做出來的紅燒魚，會有土腥氣。母親用炸過魚的那鍋油，趁熱將薑、葱、蒜放進去，煸出香味後，才加入湯和水，然後才將魚重新放進去。「想要好吃，就不能怕麻煩。大事不能怕麻煩，細節也不能怕麻煩。」母親的這句總結，我一直記到今天。

後來，年齡稍長便偶爾隨父親去吃酒席。在婚宴上見得最多的是松鼠鱖魚。這大概是因為父親祖籍在江蘇，親朋故舊的子女結婚，會按習俗用這道江蘇經典名菜做壓軸。我第一次見到時，童言無忌：「這是魚還是花？好漂亮的金黃色呀。」眾人哄笑。因為那金黃色是鹹蛋黃蓋澆的一層，增加酥脆的口感，又能使得整盤菜的造型看起來更豐滿。後來大學時讀到清代的《調鼎集》，才知道「松鼠鱖魚」自清代就是名菜，專門被皇帝欽定於書目之中：「取季魚，肚皮去骨，拖蛋黃，炸黃，作松鼠式，油醬油燒。」不過，我不喜歡酸甜口味的魚肉，吃得並不多。

工作之後，學校的同僚們聚餐，往往分成兩類：一類是吃辣的，一類是不吃辣的。我遊走於兩類之間，便飽嘗各式各樣的清蒸魚、豆豉魚，以及剁椒魚頭、水煮魚。身價極高的「四大魚王」——老鼠斑、蘇眉、海紅斑、青衣，以及在大酒樓裏時常彰顯檔次的東星斑我也都嘗過，但那味道總覺得不夠盡興，似少了些什麼。人這一輩子，到底還是兒時吃慣的口味，記憶雋永，那味道裏面，有母親的叮嚀、教誨與愛，受用終生。

心窗常開

中由美子的中國情

潘明珠

4月，總會想起那些已逝世的，教我無限懷念的朋友。檢視舊書中，見到中由美子送我的數十珍藏繪本卡，那些都是日本出版社為不同繪本作品印製的紀念繪本卡。

3年多前當新冠疫情剛來襲時，病榻上的她仍關懷香港情況並寄來口罩及這些繪本卡，覺得我可以多參考日本的繪本；並安慰我她的病情已受控。她還為潘金英和我的繪本《神奇的毛衣》翻譯了日文版，推薦給日本的出版社，約好我們疫情緩和後在日本見面……

想不到一等3年了，今春才見疫情漸散，但櫻花還未開時，她卻離世了，令人黯然神傷。此刻，我因講學重臨澳門，並下榻在她和我曾在澳門舉行國際兒童讀物聯盟（IBBY）世界大會時的酒店……

回想起當時她親切的笑臉，穿梭於國際文友間認真擔任翻譯的模樣，那年我們從澳門到香港，她特別想我帶她去油麻地看看，因為她翻譯了曹文軒的《草房子》，書中有「油麻地小學」之名呢！

中由美子的普通話很流利，而且譯筆優美，已出版了多本譯作，她翻譯了名家陳丹燕、曹文軒及台灣李潼的作品；陳丹燕說她是自己最信賴的翻譯家。在千禧年前後十數年間，我於多次兒童文學及中日美術交流會議上，總見到她溫婉的身影，如她所說，像歌舞伎中的「黑衣」般存在，躲在作家身後發揮翻譯的力量。因此她與許多中國作家交往甚深，更幫助過不少前往日本交流的中國人，孫建江稱譽她是「中日民間友好使者」。她希望藉閱讀，日本小孩對中國，及對中國小孩有所了解。她說自己學習中文後，反省自己對中日複雜關係不關心的態度，她出生於日本長崎，感到戰爭發生的原因很多，雖不是僅憑民間相互理解便能消弭戰爭，但她堅信中日民間必須互相理解，方可友好共處。她唯願各國有心人能相互翻譯、賞讀彼此的優秀作品，為我們的兒童留下珍貴寶庫。她身體力行做好翻譯，期待中日友好相處；病中仍支持及翻譯我和潘金英的「動物之光」系列故事，真難能可貴，令人感動！

我捨不得她啊，文友說她的骨灰已撒入長崎附近的大海了。長崎曾受戰爭蹂躪，像她這樣一位一直為中日和平友好貢獻的好朋友，盼能安慰地長眠於長崎大海吧！

◆中由美子珍藏的繪本卡。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百樣玲瓏 — 港故宮館珠寶展

余似心

珠寶首飾對於女性有着多重意義，象徵着財富、社會地位、影響力、藝術品味、地域關聯、感情表達及寄託、歷史和民生反映，甚至蘊含着可歌可泣的愛情故事……

腦際不期然響起歌曲《紫釵恨》裏那句「紫玉釵寄情懷」，中國的文學和戲曲中就常有小姐給公子送上頭上珠釵作為定情信物，發展出哀怨纏綿的動人故事。現在的中國社會寶釵已隨歷史消逝了，小姐們的時髦髮夾充不了定情之物！

在西方向來只有王族人員才有資格佩戴的后冠，早已飛入尋常百姓家，在各選美會，能飛上枝頭的，就能戴上閃閃生輝的后冠；能付得起金錢的，私人也隨時可以訂購冠冕作頭飾，香港的名流界也流行一時。

在維多利亞時代的緊身胸衣是當時時尚女性的服裝，用以塑造出吸引的沙漏形身材。緊身胸衣引申出大型胸針，以裝飾胸前部位。隨着西方女性追求自由解放，束身胸衣沒落，大型胸針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小胸針。

珠寶也發揮着愛國情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卡地亞創意總監Jeanne Toussaint創作了一款胸針，是一隻被困於籠中的紅、白、藍三色鳥，象徵被德國佔領的法國，她因而受到納粹審問。解放後，她的胸針設計改為打開了的鳥籠。

由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策劃主辦的展覽「百樣玲瓏——卡地亞與女性」就探索女性與珠寶之間的密切關係和精彩故事，並展示中國藝術及世界各地的藝術對其風格、紋飾、材料和工藝的啟發。展出卡地亞約300件自十九世紀至今的珠寶、鐘錶、珍寶、配飾及文獻，所用寶石瑰麗罕貴，設計和手工精緻，十分精彩，展期至8月中。

◆正在香港故宮館展覽的「百樣玲瓏——卡地亞與女性」藏品都有着美麗故事。作者供圖

種樹記

百家廊

張維菊

看到二哥帶回家的那棵小桃樹苗時，我跟吃了花蜜糰子一樣，開心得要命。要知道，常去薅草的小夥伴，每當有誰無意中發現地裏的一株小杏樹苗，或者桃樹苗時，都跟撿了寶似的，大呼小叫。幾顆小腦袋湊在一起，幾雙眼睛晶亮亮的，齊齊望向那嫩葉青枝。彷彿，小小苗株，迎風便長，嘩啦啦就結滿了杏子、桃子。又彷彿，一片杏林，一個蟠桃園，活潑潑的，就在眼前了。

母親卻鐵青了臉。

那不是拾，是偷！小小的孩兒家，不學好！劈頭蓋臉的一頓責罵，自是免不了的。至於挨罵挨打，恐怕二哥自己也記不清了。儘管主人家再三表示，不就一棵小樹苗？值當賠？山羊羔子皮學生哩。母親仍是不依不饒。我唯一記得的是，由於驚慌，二哥跑丟了身上披着的小棉襖——拾，哦，不，偷桃樹苗的時候。母親發恨，再不給二哥套棉襖，要凍上他一冬，好讓他長長記性，還敢亂拿人東西不？那棵無辜的小樹苗，在我和姐姐們的央求下，被留了下來，就栽在水井邊，青石台旁。它枝青葉茂，年年結滿樹果子，小而脆、甜。

轉眼就到了夏天。白胖的小青蟲蕩着游絲從老槐樹上垂下來，眼尖的母雞，一躍而起，啄進嘴裏，也並不嚥下，只咕咕咕咕喚牠的雞寶寶們。三奶奶佝僂着腰熬綠豆麥仁飯的身影，繼榮繼花姐妹倆收工回家，舀水洗臉的一舉一動，都在眼底。家學嬸子嘲嘲晰晰責罵孩子的聲腔，隔了一條南北胡同、好幾道牆頭傳過來。我和王秀梅，猴兒一般，佔樹為王。幾枝粗壯的三叉股，將我們穩穩地托在老槐樹的懷抱裏。我們坐在樹杈間，把田字格抵在另一股向上的樹幹上，寫會子字，霍閃霍閃耍一會兒，寫會子字兒，霍閃霍閃耍一會兒。嚇壞了的奶奶，在樹下打轉轉，哄，求，喊，我們拚命捂着嘴偷笑，決不肯乖乖下來。奶奶動了真氣，在樹腰上綁了葛針。綁了葛針也不怕，我們脖子裏斜挎着書包，抱着樹幹往下退，在葛針上方停住，回頭一照量，撲通撲通跳下地來。後來也去衛青家寫字，不再爬天撈地，當真是老實、認真去寫了。

二哥在縣城的房子成了空宅。一棵無花果，守着小院子，兀自發芽、展葉，開花——開我們看不見的花。等到一枚枚青果坐滿枝頭，我們才肯偶爾看她一眼，補救似的，澆上水一瓢，為的是，摘無花果吃時，能夠心安理得，不至於在一棵樹跟前，面露慚色。年復一年，無花果又終於被蛀蟲掏空。而此時，從部隊轉業的二哥早已在北京安了家，縣城裏的房子，只好出租。我們又從大姐家移來一棵杏樹，許是時令不對，沒有成活。

陽台花盆裏，不知何時生出一棵小橘樹來。葉青翠，有奇香。趕緊將盆裏的花移走，給小橘樹騰地兒。我不懂嫁接術，一茬它不結果，只此青綠，也覺甚好。又淘換來一株核桃樹苗，栽在老家西院裏——我們吃上了自己種的核桃。

小樹苗長成了大樹。衛青在一家報社做了記者。王秀梅在特教學校。一位失聯多年的老同學，忽然在微信裏問起梅子的情況。還記得梅超風不？他說。

此梅非彼梅。當被班上的皮小子欺負時，梅子揚手便是一撓。皮小子被挖破了手背上一塊皮，「梅超風」的名號由此而起。小學同學裏，數梅子的歌唱得最好。「在那遙遠的地方，有位好姑娘。」王洛賓的這首歌，我們就是跟梅子學會的。梅子姓劉，無父無母，唯一的妹妹被東北的姨家領養，只剩下梅子跟爺爺相依為命。嚴厲的王秀珍老師，像對一棵賴賴巴巴的小樹苗一樣，對梅子格外照顧。她從家裏給梅子帶來洗得乾乾淨淨的舊衣，有時獎勵她一個作業本，一根鉛筆……有一天，在班上，對着王秀珍老師，梅子突然喊了一聲：「娘！」

世界一下子安靜下來。

將自己的新書，散文集《籬畔》，恭恭敬敬呈到小舅手裏。小舅不只是小舅，還是我初中時候的語文老師。小舅寫得一手好字，年年春節，小舅為鄉親們寫春聯，分文不取。常憶起當年小舅的板書。「一屠晚歸，擔中肉盡，止有剩骨。」小舅在黑板上，用粉筆寫下蒲松齡的原文，又逐字逐句，將釋義標註在原文行間。板書古樸，註釋靈動，如群山連綿。這是我這輩子見到的最美的板書。這古意盎然的板書，讓我們對古典文學發生了濃厚興趣，成為我們抵達寬廣與遼闊的一條秘徑。

給康復期的老父親，過95歲大壽。鄉村飯莊的木香花架下，一位面色紅潤的老人，停下腳步，衝父親恭敬地叫了一聲：老師！在我們驚訝的目光裏，老人認真而又自豪地解釋：這是俺老師，小學時候的音樂老師！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

「手搖着紡車吱寧寧寧吱寧寧寧嗡嗡嗡嗡吱兒……」

那些歌子，父親曾教我們唱的歌子，明亮歡快的歌子，一下子在腦海中浮現。

猶記得那場大雨。教室裏一片昏暗。正在黑板上板書的尹月英老師，轉過身，看了看窗外，說：這節課，咱們唱歌。互相對視的一雙雙眼睛裏，寫滿驚疑與歡喜。尹老師在黑板上默寫下歌詞。

「藍藍的天上白雲飄，白雲下邊馬兒跑。藍藍的天上白雲飄，白雲下邊馬兒跑。」

尹老師唱一句，我們跟一句。

多年以後，我們都還記得，大雨中，明亮的歌聲穿透了墨黑的天色。那時的我們，小樹苗一般，一棵棵，青枝嫩葉。

網人網事

當他們盤串時，他們盤些什麼？

狸美美

無意中看到一則新聞，非常驚訝。說原本被公認為「油膩中年男」標配愛好之一的「盤手串」，最近卻正風靡內地小學生族群，且一夜之間席捲了大江南北多個城市的學校。有明星在微博上晒出孩子盤手串的照片，收穫一眾評論：「家有同款」。

而更讓人驚訝的是，即便多個被訪學生、老師及專家都明確說了：盤手串是因為要「解壓」，但大人們——包括家長、校方和媒體輿論卻似乎一聽「解壓」反倒鬆了一口氣：解解壓嘛，正常，不耽誤學習就行。

不正常。

當一名兒童面對記者說：「不管手裏盤的是什麼，都是覺得那個時候壓力有點大，不能叫，又不能跑，就只能用這種小動作來緩解。」這怎麼會正常？盤串解壓的孩子不是一人，而是幾乎「人手一串」，這怎麼會正常？不是偶爾盤一下，而是幾乎無時無刻都在靠盤串「治癒」，這又怎麼會正常？聽到和看到這些的人，如果都覺得正常，那是不是這個社會不正常？

與小學生熱衷盤串解壓同時發生的，還有另一單更著名的新聞——4個年輕人相約一起從張家界跳了下去，4條年輕的生命就這麼隕落了。更讓人震驚的是，4個人素昧平生，生活軌跡從未有任何交集，換句話說，他們都有獨立的生活圈子，至少認識四撥完全不同的旁人。也即是，只要這四撥社會關係裏能有一個人發現異樣的徵兆，便有可能挽救4條人命，但沒有。即便是多達4個人要赴死，也沒有半個旁人及時感受到他們的壓力，留意到他們的情緒，更沒人伸手拉他們一下——大概這4圈周圍的人，一直也都覺得「正常」吧。

「環球時報健康客戶端」去年曾發表過一篇報道，當中引用了一組數據稱：「《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鑒》數據顯示，在所有非疾病死因中，自殺已成為10~25歲人群的第三大死因。《中國兒童自殺報告》顯示，中國兒童自殺率居世界第一，每年約有10萬青少年死於自殺，每10分鐘就有2個孩子死於自殺，8個自殺未遂。」而《中國青年報》上個月也曾報道說，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2022年對全國24,758名中小學生調查發現，焦慮、抑鬱檢出率分別達31.3%和17.9%。而該中心2021年發布的《中國青年發展報告》顯示，中國17歲以下的青少年兒童中，有3,000萬人受到各種情緒、心理行為問題的困擾。

小學生熱衷盤手串，不正常。它絕不是「解解壓」那麼簡單，更不是「不耽誤學習就行」的事情，它背後指向的問題遠比分數緊要太多。那一顆顆被孩子們盤得劈啪作響的珠子，其實是他們發出的「SOS」的呼救。家長、校方及社會都一定要學會聽懂這種語言，讀懂這種信號，看穿這些孩子，然後及時、科學地干預。

當他們盤串時，他們盤些什麼？麻木的人們，長點心吧。

信而有征

工作

劉征

我常常在想，當一個人晚上回到家，看見自己的伴侶和孩子因為自己的長期缺席家庭生活而不滿的時候，他總是很愧疚地說一聲抱歉。然後，很無奈地嘆一口氣，並認命地想，這也許就是人生。甚至於，在他這樣想和說的時候，絕不是在搪塞，他是真的覺得虧欠了家庭。尤其孩子還小的時候，這種愧疚感更強。並且，這種愧疚甚至會伴隨着一種深深的絕望，因為他意識到，在這日復一日的時光流逝當中，孩子的成長終於因為時間不可逆而成為永遠無法補償的。

然而，一個在工作當中的人並不是我們常常用最美的語言所讚美的那樣，是一種犧牲。工作有它的吸引力。因為它的一切都無須感情，只需要熱情。想像一下，人人都在為了同一個目標而努力的時候，我們都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同路人。產生共鳴幾乎是時常會有的事。在此基礎上的工作自有一套倫理，它並非某種傳統道德的同義詞。工作倫理建基於明確的目標之上，相對於它的樂觀和生命力，自然道德那永遠無法擺脫死亡的絕望和對情感永恒性的追求顯得那樣不灑脫。

於是，一個為了具體目標——這裏所說的目標並不是一種自我設定，而是一種進取性目標——成了一個光明而清晰的可到達之處，工作因此成了完全樂觀的。人與人互相之間的合作或有矛盾，但因其是為了完成所要達成的那個人人獲益的目標，所以即便爭執，只要不背離目標，爭執最終總能獲得一個結果。因而，工作整體上來說是令人享受的。因為各自有其分工，各司其職，明晰的責任在於當你完成了你的，你只需要等待別人完成他的。無論等待和催促，都在一個有條理的理性世界當中。

甚至，工作可以被當成逃離自然世界的一種景願。除了工作，一切其他地方都沒有目標。或者說這些目標都是無償的。有時，當它與命運和情感關係相混合的時候，就會有一種深深的宿命感誕生出來。就像關於家庭，我們經常半苦惱半抱怨時說出的那句俗語：「清官難斷家務事」。家是一個典型的非功利性場所，它從來不講道理。

世界各處都不講道理，工作卻講。因為它的標準明確。這麼說起來，看起來最累的工作卻成了最輕鬆的。它既簡單，又無法佔有一個完整的你。它只是佔有了你的時間。你的身體或許在這段時間屬於它，但你知道，這不是你的全部。相比於命運和人生，工作簡單多了。因為即便再睿智的人，當他情緒低落的時候，或許也曾懷疑過人生是否真的有價值。

那些動輒要求對公司無限忠誠的行為既難於操作，也不是好的職業倫理。它想要你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個以功利性為目的的唯物主義當中。那是想要整個佔據一個人的身體和靈魂，只有撒旦才會做這樣的事。

既然如此，好的工作倫理簡直呼之欲出。它該當各司其職，理性、認真而克制的合作，並不夾雜私心地就事論事，熱情、爭吵、成就帶來的快樂都僅僅是一個光明景願當中的細節。就像戈夫曼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當中所隱蔽倡導的那種並未道出的理念，讓異化狀態在異化之中，並享受異化帶來的輕鬆。只有這樣才能逃脫馬克思所說的工業社會對人的吞噬，也才是工作作為人的延續而非本末倒置地把人置於工作之後，除此之外的一切工作狀態都是對工作一詞的篡改。